

她从深渊走出

王聪 魏愚



她从深渊走出来

王聪 魏愚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济南

她从深渊走出来

王聪 魏愚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55 千字
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— 51,300

书号 10331·270 定价 1.35 元

目 录

一片灰色的云.....	(1)
他和他的小餐馆.....	(12)
褐色人生.....	(28)
重新确定的目标.....	(44)
沦落天涯的姑娘.....	(51)
地下室里的服装大师.....	(66)
十九岁.....	(83)
走进梦幻.....	(92)
她在这儿生活过.....	(102)
“野人”李清.....	(115)
本科毕业生.....	(130)
孤独者.....	(140)
她从深渊走出来.....	(150)
南南馄饨.....	(164)
别了,性自由.....	(173)
生活,您好.....	(183)
被唤做鬼的人.....	(190)

青龙文身的小伙子	(205)
疲倦的女人	(217)
活下去	(225)
从“混世魔王”到企业家	(236)

一片灰色的云

小时候，她的学习成绩总是全班最优秀的，每逢考试，必得第一。若是得不了那第一，必定是大哭大闹一场。她大了，仍然这样，凡事要与人争个高低。这便是她——一个小名叫做闰的姑娘的性格。

她若是生在城里，生在个高级干部或大知识分子家庭里，说不定会前途无量哩！只可惜，她却生在了一个叫做前山村的农家院。那里，穷山恶水，环境极差，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前，那儿的人们还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。

对闰来说，这种环境，真可谓凤凰落到鸡窝里。不过，那时闰还小，时常展现在她面前的，是一片五彩缤纷的绚丽色彩，她哪会在这“鸡窝”里扑腾一辈子呢？

夜深人静，小小的女孩子，抱本大书，坐在如豆的油灯前，一读就是半夜。她娘夜里睡觉怕灯光，和她住一屋，免不了叫她三遍四遍。她应着，用破纸挡住那点微弱的灯光，继续苦读。早上起来，鼻子眼里净黑灰。

到初中时，她的眼睛便近视了，架上副大眼镜，倒更添了几分风度。有人叫她“大学生”，她颇为得意；有人眼虽好却看

不见远处，叫做有眼无珠；我眼不好，却能看透一切；现在我要去奋斗，只有奋斗才会得到一个人应该得到的一切名誉地位，这岂不是“火眼金睛”？

她读高中后，因第一学期数学考了全级第一名，她便很快上了“尖子班”。

上了“尖子班”，便预示着上大学，做名人，前途繁花似锦。她很自得，又很自负，学习之余，她跑跑跳跳，兼做学校的广播员。十六岁的闰觉得生活真美。

这一年，闰就要参加高考了。她一头扎进书本里，在那儿发挥她全部的热和能。没有什么高级饮食做养料，棒子面饼子也够她抵挡一阵子。哦！上个大学，不为别的，单为这大饼子，她也要拼个你死我活。

也就在这一年，她父亲得了癌症。这可真是晴天的霹雳，她被震懵了。在家里，她是老三，两个姐姐均已出嫁，下边还有三个弟妹。这样，她责无旁贷地成了老大，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

她拿着那张诊断证明书，愣愣地站了好久。父亲这一辈子，辛辛苦苦，哀哀怨怨，到如今，孩子们还没成人，他便得了这不治之症。看看可怜的父亲，想想可怜的母亲，她真想放声大哭一场。

可她不能哭，她得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告诉父亲“不要紧”，然后用自行车推着父亲，从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走回家去。对娘，也要说一声“不要紧”，还要装出一副笑脸。

这有多难，幸亏她自幼吃过许多苦，也看惯了苦，但愿父

亲能好一点，只要能读书……

夏天，父亲的病恶化，已不能起床。娘忙累得昏头昏脑，常将张三错当了李四……

她心乱如麻，毕竟是她的亲生父母啊！手里拿着书，却看不进去。算了罢，为了父母，她停学了。她还没到不顾家人死活的地步。

她为老父打扇子，替老母做饭，还得为这个家打算。小小的闺，几个月下来便累得精疲力尽了。

父亲去世了。悲痛之余，她有点六神无主。家里已分了责任田，她去地里干了几天，觉得除了搬动锄镰镢锨十八盘兵器而换回一身臭汗之外，并得不到多少实实在在的收入。看到周围的人只知道一年年，一月月，一日日地这么生活着，春种夏收，人们既不算得太远，也不回顾什么，只是遵循着自然的法则，自生自灭。她不由地一声长叹：唉，可怜的百姓。

她能为家里做点什么呢？挣钱？她没有仔细地想过；要不，去参加高考，她曾经是个很优秀的学生呢！

匆匆地看了几天书就去应考，自然，成绩不佳。当机立断，她又参加了中专考试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，需要的是果断。

考试结束了，她的自我感觉蛮好，上不成大学，上个中专也可以，况且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，或许，在那种学校里，更容易体现“自我价值”呢。她这样想，便也心安理得了。

哪想到，几天之后，学校竟来了这样的通知：高中毕业生中专不予录取。

天哪！这可是她做梦也没想到的。这么说，她这些年的努力，她这一生的学业就这么完结了？看到往日的同学纷纷从她身边启程，到很远很远的世界去落脚；假日里，他们返回家乡，欢聚在一起，兴高采烈地大谈各地的奇闻，她的心里便生出几分嫉妒和委屈，他们去找她她不露面。她觉得在别人变做一株栋梁她却变成了一粒沙土时，她没有脸露面。每当想到这里，她便悲哀地仰望着苍天发出内心沉沉的呼唤：苍天，我虔诚地对待你，你为何如此地不公啊！

死了吧。她突然生出这样一个念头。活着丢人现眼，吃苦受累，莫如死了，一了百了。她摸了摸兜，兜里仅有一元钱。她便拿着这一元钱去买了瓶“敌敌畏”。

那敌敌畏若喝下去，会叫她五脏六腑翻江倒海的。不过，她的勇气此时略显不足。看看她的年迈的娘，看看她的一贫如洗的家，娘需要她，家需要她，那敌敌畏便滚一边去了。

她种着四亩地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干了几天之后，便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了。

劳动应该说是美好的，它创造财富，创造世界，创造未来，也创造人类本身。人们赞美劳动，歌颂劳动。可是，当劳动还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时，那闲情逸致，那辉煌的赞词便很难降临到人的头上。躺在装有空调器的房间里，哪能体会到炎热的夏日里钻进玉米地里劳作，而被腾腾的热气蒸得几乎窒息的滋味呢？

有人说她厌恶农村，厌恶劳动，她并不回避这个问题。她想，这艰辛，这困苦，如果也值得爱的话，现代文明岂不显得荒

谬绝伦？只是，作为一个当代青年，她没有更好地去想想，在你还只能生活在这块天地的时候，应当如何尽你的力量去改造和爱这块天地。

于是，她的内心充满了深沉的痛苦。一时间，就象鬼迷心窍，一心只想着要离开她的乡村。

她去学印刷，学了一个月，没找到派用场的地方；她又去学摄影，学过了，可这一套设备她却买不起。唉，要不就去找个临时工干干吧。

她跑到了乡工业办公室，找到了那里的负责人。

“我想找个工作干干。”她鼓了很大的勇气，说出来后，脸上热辣辣的。

“你是哪里的？”

“我是前山的。”

“真想找工作干？”

“真想。”

那个人，四十来岁，傻大黑粗，却对她甜蜜蜜地笑了：“你下周再来吧。”

下周，她又去了。他看到她那娇小的身了，红红的脸蛋，禁不住浑身激动：“找工作？你先跟我……睡一觉。”

她吓得大叫，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工办。真晦气，碰上这么个孬种。她一边急急地往家赶着，一边忿忿地想着。到家时，她突然觉得茅塞顿开：

为何不到城里去找个对象呢？（想到对象，她有点害羞。）
找个城里的对象，便可离开乡村，离开这片土地也可找到工

作，这岂不便宜？

找谁呢？她想了好久，想起了城里她姐姐邻居家的一个男孩子小 A。小时候，他们认识。现在，他该是一个男子汉了。她竭力地想象着。

按照自己的设计方案，她到了姐姐家，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小 A。他是个工人，很浅薄，很平庸，但对她很热情。

他们交往甚密。他说她若跟了他的话，他可以给她找工作。她呢？她早已忘记了自己是在找生活伴侣，眼见得这位男子常将些不三不四、流里流气的人领来，她却木然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要考验一下她的“忠诚”了。那夜，他的宿舍里只有他们俩。自然，他花言巧语，之后便随心所欲。她呢？虽是百感交集，却终是依了他，使他看到了她的“忠诚”。

后来，她却找不见他了。她好生奇怪，整整一夜的海盟山誓，甚至到了那赌咒的地步，第二天怎么就连个面也不照了呢？

经过了一番努力，她还是找到了他。他先是请她原谅，后来又装出几分惋惜的样子对她说：“你有才华，是个大学生的料，我呢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工人，与你不配呀。”说完，小 A 扬长而去，只留下了她无尽的愤恨和恼怒。

恼怒之余，她又认识了小 B。小 B 是镇工商所的职工，嗜酒如命。在一个熟人那里见过面后，她本能地对这个人生出一种厌恶，那薰人的酒气……

小 B 却对她穷追不舍，他向她保证，给她在镇上找个工作。可怜她那丰富的感情，她本来应该有一段美好的恋爱生

活的，不管最后成婚与否。可是，在她还没有得到爱情之时，她便被污秽的人和事吞没了。

半夜三更，那小 B 常喝得半醉去打她的门。咳，让他进来吧，一个醉汉，深更半夜地站在门口，还不如让他进来。里面只有两个人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在外面却会让别人碰上的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小 B 没给她找到工作，却找到一个吃国库粮的市民媳妇。于是，闺被他甩了。

后来，闺又交往了小 C、小 D、小 E、小 F。在她面前，他们全对她倾慕，似乎她就是那至高无上的女神。而一旦将她玩弄之后，便又说她姑娘身子丫环命，假大学生……

只有小 F 对她显出几分真情。他让她晚上帮他补习功课，还对她以往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。

她也真希望这个小 F 长点出息，能跟她学出个子丑寅卯来。夜里十一点了，她还在孜孜不倦地给他讲课。哪知，此时的小 F 早已走了神，眼睛尽往不该看处看，心尽往不该想处想。

他们在一块过夜，叫做奸宿。那天夜里，他们双双被抓了起来。真倒霉透了，她万没想到，小 F 原来是这一带挂号的流氓团伙的小爪牙。他被捕了，她在被训斥了一顿后，放回家了。

她吓得胆战心惊，生活犹如一场恶梦，叫她不堪回首，这是她吗？她真有点不敢相信。然而却活生生地正是一个“她”。

她关了门，几天不敢外出。工作没找到，人却已支离破碎，她所有的一切本领都用尽了，仍旧摔回了老家的玉米地里。

人生真可怕！她想。

几个月后，那小 A、小 B、小 C、小 D……也全部落网，一个个竟都是些社会渣滓。都说“生活欺骗了她”，这回可真说准了，乌七八糟，虾兵蟹将，全让她碰上了。

这年十二月份，她作为一名女流氓被押上汽车，穿大街，过小巷，遍游她所在的那个区的边边角角。那汽车还去了她的母校，让她丢尽了人——乡派出所的人仍然沿用着这陈旧的震慑不法分子的方式。

她看到，一群群的学生、教师涌出学校，人们指手划脚，议论纷纷。她看到许多张熟悉的脸，那都是从前对她寄予希望的老师。“啊，罪孽！”她心里喊了一声，然后低下头去，往车边靠了靠，那边有个空，她要从那儿跳下去！

没想，身上那拴着她的小绳动了，勒得她的肩胛骨生疼。后边的警察在拽她，她没能跳下去。

这真到了欲哭无泪的地步。从高傲的令人钦佩的女才子，到可悲的让人唾弃的女流氓，路途似乎相隔万水千山，而实际上也不过只有一步之遥。相比之下，走进深渊比登上金字塔要容易多了。

她被送进了劳教所。在这个顿时小了的天地里，再没有人来打扰她，她也再不用去寻求城里的 A、B、C、D、E、F 之类了，她可以思考了。这许多日子，为找男人，她忙得焦头烂

额。现在终于有了空闲。

她想，人们总爱说犯了错误，是因为愚昧无知，可我却是因为无知啊！若是真无知，便不会去追求，没有追求，便也没有堕落。正因为我追求了，才惹出这无端的麻烦。那不追求的人至今而且永远都会平平安安，因为菩萨保佑他们。中国的农民，农民中的女子，绝少的追求，最多的是忍耐。到这时，她只埋怨自己不该有知识，不该有追求。

她自认为自己是知识的。可是她没有认真想想，她的那点可怜的知识，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，是多么微薄；她用以求取的手段，又是多么的荒唐。这不仅毁掉了自身，而且污染了社会，又有多么可恶。

她有时很伤心。从前，自己有过那么多的假设，假设上了大学，假设有了一份工作，假设……为什么实现的不是这些并不过份的假设，而是这些残酷无情的现实？

是的，假设的都是美好的，现实才是严酷的。她当初若能坚持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劳作，她或许会得到许多，不仅仅是口粮。她只厌恶眼前繁重的劳动，羡慕别人的成功，却不去想想那诸多的成功者，在成功之前是怎样地刻苦努力、顽强工作的。

后来，她便开始反省自己的荒唐，当初怎想到用肉体去乞求他人这一招呢？真是鬼使神差。她聪明得真是可笑，这样做的后果，除被几个流氓钻点空子之外，又能得到什么呢？

她很后悔，也很痛恨自己，没有别的办法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她要重新开始。

劳教所的管教干部针对她的特长，安排她做教师。在劳教所的劳教学校里教数学。她的授课能力竟极高，不长时间，便得到了学员的一致赞扬。她讲的课深入浅出，明白易懂，无论是对刚开始学加减乘除者，还是更高一级的，她都认真研究、认真备课。她的那些学员，大的、小的、不识字的、半文盲的，或有点知识的，全都爱上她的课。她们从她那里得到了不少知识，因而也都很感激她。

管教干部注视着她在。她在这里改过自新，同时也在这一日日趋成熟，不难相信，她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的。

她曾是一个自尊自强的人。她犯过错误，但当她认识了错误，并开始改正错误的时候，她的力量就显得比别人大得多。知识的意义大概也在于此。

有时候，当她上完了课，批改完了作业以后，眺望窗外的山山岭岭，她免不了为今后发愁。唉，更长的路是今后呀！

是的，伴随着才华，她还有虚荣和胆怯，对生活中的困苦和艰难，她逃避的多，搏斗的少。她的队长们看得很清楚。

对这个问题她想回避。但是，队长们没让她回避。

队长们找她谈话，亲切而严肃：“孩子，你怕疼吗？我们戳的就是你的疼处。出卖自己不行，逃避艰苦，依然不行！请你记住，牢牢记住。”

队长的眼神很严峻，严峻得令她心惊——就让她心惊去吧。她不会忘记这些眼神的，永远都不会，因为她明白，她是被人“摔”大的，“摔”的苦果她尝够了，严峻的眼神里包含着什么她自然知道——一种热切的期望，一种象母亲对女儿那般

亲切的期望。

她没有辜负队长们的期望。她兢兢业业地工作，认真地备课，仔仔细细地批改作业。她把这些工作，当作磨炼自己意志，克服自己弱点的砾石。

她在这儿被记功授奖，被评为优秀学员，她的转化还被记者报道过。于是，她收到了许多来信。其中，有一封来自老山前线“猫耳洞”的，那个战士对她说，他们随时都可能牺牲，因为看到眼前已有那么多的战友倒下去了。眼前的人倒下去了，这位战士还这么平静，这就叫做“视死如归”吧？她想。

他还告诉她，他的一个战友，曾有过三进公安局的历史，而在这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却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勇气。为了祖国，他牺牲了，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怀念他，却没有人忘记他，这便是一个真实的人。

看到这封信，她哭了很久。多少人在为象她这样年龄的人的前途而献身的时候，她却在糟蹋自己，而且还总在抱怨，抱怨什么呢？现在想来，她真是羞愧难当。

她很快就要解除劳教了，就要回到自己曾厌恶过而现在又有些想念的穷山村了。她的信心很大，她希望回去后能做个教师，“公办”的，“民办”的，家庭的，都行。当然，她也不再惧怕那块黄色的土地了，难道那里就不会出现奇迹吗？不是已有人在山区培育出大批山楂苗而名声大震了吗？她在一次次地鼓励自己。

她的聪明才智总会有用的。只要她走上了一条踏踏实实的路。

他和他的小餐馆

他站在简陋的“春明餐馆”门口，淡淡地对我笑了笑。他叫周亮，人长得很瘦小，双眼布满了血丝，一副很疲劳的样子。

正是晚餐时候，小小的餐馆挤满了赶路的、做买卖的、下班回家来不及做晚饭的……人们围着挺干净的小方桌，吃清蒸的螃蟹、辣椒炒蛤，喝着散装啤酒。

“就在这儿坐吧，没有别的地方。”他递给我一只凳子，同时让给我一个桌子角。

屋里是浓浓的海鲜味，热闹的说笑声，还有从灶间里直窜过来的白色的蒸气。

我和他就在这儿谈着，很费劲。人的声浪湮没了他的话语，白色的气浪中，我只能看到他的一个清瘦的轮廓。

他很苦。三十年前，他出生在杭州西子湖畔。童年应该说是很美的，象西子湖一样美得迷人。父亲是土木建筑专家，解放后国家培养的最年轻的工程师；母亲是个医生，一个极干净、极利索的知识妇女。他在学校里，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他将来应该做科学家的，或者，或者做个作家、音乐家也可